

三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三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馬湘靈詩集序

劉大櫟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為詩。同其嗜酒。同飲。

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

按海峰先生試輒不過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

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

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為同遇。余生二子皆夭。而

湘靈亦未有子息。為同病。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

矣。而亦有不同者。蓋湘靈之為人。余固嘗兄事焉。若其所為文章。

則余方欲師事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

拈同字為通篇之骨。顛倒播弄。逸趣橫生。公孫舞劍。

宜僚弄丸。不是過矣。

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

音通。日過午後為晡。

湘靈過

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

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

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謹呼髮上指冠已復

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

兄曰彼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湘靈之詩於此先伏一筆余讀之風翻

雲湧而喉間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

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湘之間九龍

山即慧山在江蘇之無錫縣西泉聲泠泠由石中出唐陸羽品為第二泉清激甘冽烹茶極佳吳郡圖經湘有上中下三名北為上

湘亦曰圓湘中曰大湘南曰下湘亦曰長湘在江蘇之松江府唐陸龜蒙詩三湘涼波漁鮑動即指此聞則歸里與

縉紳之去位而里居者連為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

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正言謇諤正直之言曰謇諤豈與夫此倡而彼應

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涖湛涖湛浮沉不遇之意抱能不一施遂為山澤之癯

以老也。

癯與臞同，瘠也。亦憔悴之意。漢書司馬相如傳。形容甚癯。此段文字，慨當以慷，悲壯無比。

癸未之秋。

湘靈橐其所為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為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

環往復，益歎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

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

砢，音裸。石之峻。

峭曰磊砢，凡人性質卓特者，亦曰磊砢，猶若也。詩小雅，淑人君子，其德不猶，此言性質特立，不若尋常也。高出時俗人

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想

見其人矣。

祭望谿先生文

劉大櫟

嗚呼。漢氏以來，羣儒區區六經之道，雖闢而蕪，惟公治之，究其根

株，如受衡量，不溢黍銖。

說文：銖，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為銖，十銖為銖。

春秋諸傳類多

齟齬。

齒不相值曰齟齬，不相符合之意。

公比其事，孔思昭蘇。

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朱文端以望谿

所著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也周官士禮賈公彥曰

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即今之儀禮久荒不鉅

斲璞出玉玉未琢曰璞朗然蚪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孚從祀闕里後漢書明

帝紀註孔子宅在今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贊相國之東北也亦其宜與公之懷

抱邁登黃虞蕭頴士詩慷慨登黃虞謂黃帝虞舜也少而多難國史本傳康熙五十年御史趙申喬劾編

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獄詞連苞從祖孝標時孝標已死苞為名世作序繫獄論斬五十二年十二月諭

此案內干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是百不一攄晚貳宗伯月苞入旗籍六十年世宗即位始赦歸籍

乾隆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日進訐謨詩大雅訐謨定命邨童野老禮部即周禮春官宗伯

跂足以須也詩衛風跂予望之跂舉踵也言跂足可以望見之也彼譖人者謂公釣譽誰實為

此嗟嗟鄙夫公則猶是民也何辜公倡大義衆見為迂最知公者

高安相朱朱軾字吳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雍正朝為大學士乾隆元年卒於位謚文端與望溪先生交最篤望溪嘗

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竟不聞知，可乎？始定交，謂望谿曰：子乃鄭公孫喬趙樂

穀之流也。其見重如此。

慨彼世俗，僅識公麤。擬之周士子，美夷吾。論語

憲問篇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字夷吾。

申施未竟，孰謂非

誣。至於文章，乃公緒餘。然其所為，鬼閔神敷，燔剝六藝，炙剔

膏腴，高堂黼座，正冠危裾，雲升水涌，風日晴舒，卑視魏晉。公嘗謂

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語。

有如隸奴公之孺慕。

禮記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

無間須臾。

遭值母喪，不獲歸廬。

沈廷芳望谿傳云：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

細矣。先生聞詔感泣。

而於藩府，纓佩以趨。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

以母喪未葬，請假歸。而於藩府，纓佩以趨。云：上命與諸皇子遊，自

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公

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謝靈運賦：服纓佩於兩宮，執鞭笏

於宰。抱痛一世泣血，連如也。見易卦。善事其兄，情至禮俱。李元度望谿

蕃。公兄舟字百川，康熙四十年百川卒，公執喪過禮。庇其兄子過於

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母在為無別矣。底其兄子過於

己。雛。全祖望撰公墓誌銘云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尤於朋友擢膈

磨膚相責以義言不嘒嘒。李元度望銘先生事略云公與朋友責

送李愿歸盤谷序口將言而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濶死別終始

不渝。按望銘集中有左未生墓誌銘未生諱待桐城人至京師與

客死杜甫詩此行非不濟良屢見於文。望銘集中又有哀情既鋪

逮其孫子眷眷呵噓不材如櫬舉世邪飲。邪飲亦作揶揄公獨左顧

栽植其枯。姚鼎劉海峰先生傳云海峰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

名大重見海峰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雖同之灌

之使之榮荂。爾雅釋草華荂榮也揚子提之挈之免於饑驅。陶潛

詩饑來驅我去誘而掖之振瞶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

丑詔徵鴻儒公以櫬應瑟濫以竽。高宗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

秦傳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鼓瑟吹竽梁簡文帝書監竽知恥

我營薄祿海峰晚為過願所圖

喜動於色背汗有濡櫪試而蹶

國史本傳大櫪應博學鴻詞科為大學士張廷玉所黜既乃知大櫪

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廷玉特舉大櫪經學又報罷又按李元度海峰先生事略云試輒不遇而中順天副榜

公每不愉

愀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遊好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易

卦其行次且次且行不進也別作趙趙起

宣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卷曲

莊子其小技奉曲而不中

規矩分甘泥塗

左傳襄三十年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而塵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

日猶歷崎嶇匪敢玩愒

左傳昭元年玩歲而愒日

愈勇讀書其治三禮半在囚

拘賈誼鵬鳥賦寗若因拘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

死而後已諸葛武侯出師表鞠

躬盡瘁死

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

李元度望谿先生事略云公年七十五以衰病

求解書局賜侍郎銜歸里杜門謝客幅巾見後漢書鮑永傳謂不着冠但幅巾束首也袴腰衣也襦短衣也

治城之北

國史本傳云方苞桐城人寄籍上元一統志治城在上元縣西本吳治鑄之所因以為名

有山有湖水亭風榭

嘉禾扶疎跳波出曝穹龜長魚韓愈南海神廟碑穹嘉賓燕集不

廢菑畬全祖望撰公墓誌銘云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外澗園中矻矻不置次之為春秋皆有成書易无妄卦

不耕獲不菑畬畬畬治田也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沈廷芳方

菴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凡十易彙早夜勤劬屈指成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詩

南桃灼灼其華之携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矍鑠後漢書馬

援傳矍鑠哉是百年可逾詎知背面五月而徂望溪先生卒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

八日壽八十有二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德照耀海隅年踰大

耄耄音經說文尚何煩紆張衡詩何為煩憂心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詩小

爰諮諏諏謀也左傳望望不見所為款款款款悲泣氣咽而抽息

裏四年咨事為諏琴孟嘗秋尚饗欽就之

鼂錯論

夏之蓉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書文帝紀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除之按廛古勤字本謂農末謂商賈

鼂錯貴粟論之效也

文帝十二年鼂錯上重農貴粟疏謂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

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蓋帝雖儉約無浮費

史稱文帝敦樸為天下先身衣弋絰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欲作露臺以直百金而罷

然軍國之計亦

浩繁矣今乃舉三代聖王所不能除者而盡除之知其專用募民

入粟之策也若夫入粟拜爵之說則曷為出此古者諸侯世其國

大夫士世官自茲而降農之子恒為農賈之子恒為賈服習其業

自少逮老不敢外有所希望故曰春秋之世有叛國而無奸民迨

戰國時邪說並起遊士之風熾閭里傾險無行之徒厭棄耒耜各

思挾一術以求富貴往往躡屩取卿相以去

史記虞卿者游說之士躡屩擔簦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其下焉者、亦且倚託權貴、
為趙上卿、躡通屬、草屨也、登長柄筮也、

曳長裾、躡珠履、為食客、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客蓋民氣之不靖、

於此而極、始皇雖焚書、阮儒、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明

欲以障塞其末流、而不能也、陳涉、項羽、劉季之屬、漢高祖不過傭

隸、細民、而一則曰、苟富貴、無相忘、一則曰、彼可取而代也、一則曰、大

丈夫當如此矣、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之壘上、張恨

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項羽本紀、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按項籍字羽、高祖本紀、高

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桀

驚不馴之氣、彌漫於田野之間、卒之揭竿四起、土崩瓦解、而不可
收拾、其流禍之長、若此、今漢興以來、百姓初出於湯火之中、幸得
安養、休暇、蕩滌向者之餘習、而鼂錯不達治體、復為入粟拜爵之

說以啟其端。夫農夫藝田百畝。仰事俯畜。所贖無幾。其不能入粟

縣官也。審矣。惟富商大賈。與夫蠶食兼并之豪。撤一餐之餽。可以

致粟百鍾。鍾。古量名。受六斛四斗。罷一日之宴。可以致粟千鍾。而乃遂以爵

酬之。則昔之美宮室。好飲食者。祇以淫縱於一身。而今且炫其章

服。以誇耀其父兄宗部。彼蚩蚩之民。蚩蚩。無貌。吾知皆艷而趨之也。

與重農抑末之義不大相刺謬乎。刺。音鉢。戾也。夫錯之策。所獲者微。所

失者大。與秦時之尚首功。弊政相等。商鞅說秦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斬

敵首者。爵一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至若贖罪之說。虞周以來蓋已有之。虞書。舜典。金作

贖刑。周書。呂刑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剕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宜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按墨

刻額。而涅之也。剕。割鼻也。剕。則足也。宮淫刑也。大辟。死刑也。是為五刑。五刑之有疑者。可罰而赦之。六兩曰鍰。倍則二百鍰也。倍差

者。倍而又差。即五百鍰也。較拜爵為彼善於此。然青可贖也。青。音省。誤過也。罪終不可贖也。

與友人論孟子書

茅星來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

音謫過也言用人之非不足過謫

政不足間也

間非也言行政之失

不足惟大人為能格

正也

君心之非

見離婁上篇

然則孟子宜汲汲焉以

正君心為急務也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

之而及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

足也

者遍天下皆是也民之

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

宕筆宛轉生情

孟子以為其病在為人主者欲專

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

孟子七篇首章對梁惠王即闢言利而進以仁

義是孟子一生宗旨所在此文即以利字為骨貫串全書

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

以實我倉廩者無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

以充我府庫者無所不至焉

所謂貪得無厭

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

歛急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病而

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以上言人君好利之害無非民受其

困孟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見公孫丑下篇蓋特就平陸在今

山東兗州府治一邑之民言之上壯者云云係孟子語平陸大夫者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

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

幸而生於此時也應上名筆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

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歸也嗚

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為溝

中之瘠音漬肉腐為瘠亦作瘦病之意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孰若此之

不亂而離者為倍可慘也悽惻嗚咽仁人之言嗟嗟滔滔皆是去將焉往此

邦不穀善也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

卷三 與友人論孟子書 七 掃葉山房石印

凶年不免於死亡。

見梁惠王上篇。孟子告齊宣王語。

當斯時也。怨氣積於下。乖氣

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

春秋書大無麥。

苗大無麥禾。蓋大饑饉也。如魯莊公七年秋及二十八年冬是。

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

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上者哉。夫凶年之苦。

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

而諒之。斯其苦乃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

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饑羸

音累。平聲。瘠也。

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

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

再應上宕筆。此句凡三複筆。各有變換。以上就樂歲凶年兩層逐層搜剔。

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修身齊家而亟亟以用人行

政為齊梁諸君言之。

是孟子急於救民之意。

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

教略。非略教也。謂民之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

孟子書中屢言制由

里教樹畜故
曰詳於養

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

之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君之心雖甚好利

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

也

好利之君必有聚歛之臣以逢迎之其對梁襄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

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曰操刃而剗於人之腹中

也

剗側吏切緇去聲插刀也通作俸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為一

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司馬溫公言天生財祇有

此數

不在上即在下故人君好利百姓尚有生機乎論好利即是嗜殺人意極警醒且夫白起坑也長

平

今山西澤州降卒四十餘萬周報王五十五年秦將武安君白起伐趙大破趙軍卒四十萬人皆

降

白起拔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杜郵在今陝西西安

府咸陽縣東秦王不悅起免為士伍
還之陰密行至杜郵復賜劍自盡

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

十餘萬人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為之
臣者為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
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斂為甚也

以上言好利之害甚於殺人驚心怵目

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

大學第十章釋治國

平天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舊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為最烈也夫當時之君宣誠雖

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為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為吾子孫萬世之業耳

原好利者之心

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為

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為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